

巴黎让梦飞出去

史云彦（香港）

我眼中的『另一个』张恨水

杨阳

我是一名跆拳道教练，也是一名企业管理者。在我的世界里，大部分时间是与拳脚、口令和管理章程打交道。直到参加全民阅读活动之后，我才发现，文字的力量，有时比武道的招式更为刚猛。这套带我走进新世界的拳法，名为“张恨水”。

起初只是闲暇时跟着领读老师们读几本书，可越读越觉得世界被拓宽。后来，在老师们的引荐下，我结识了不少文学研究者，并获赠一套《张恨水全集》。在此之前，我对张恨水先生的印象，只停留在“鸳鸯蝴蝶派”的标签上。而我的阅读之旅，恰恰成了一场为张恨水先生正名的发现之旅。

大众印象里的张恨水，似乎是专写才子佳人的通俗小说家。然而，当我沉下心来系统阅读时，一个更为宏大、深沉的张恨水浮现出来。

他绝非沉溺于儿女私情的“鸳鸯蝴蝶”，而是一位以笔为剑，忠实记录抗战洪流的时代书记官。在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中，他就在硝烟弥漫的防空洞里，写下了被誉为国难小说的《巴山夜雨》；在《八十一梦》中，他因笔锋太过犀利，甚至收到过当局的警告。他的书畅销，不仅因为好看，更因为他说出了乱世中百姓不敢言、无处诉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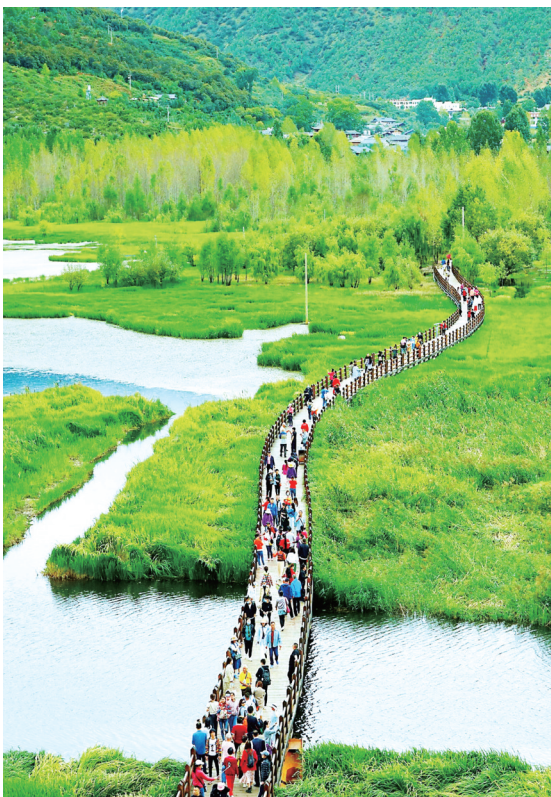
这一点，在我深度解读《纸醉金迷》时感受尤为深切。这部作品表面写的是重庆战时一群小人物追逐黄金的疯狂，内核揭示的却是整个民族在纸醉金迷下的精神的迷失与挣扎。张恨水以洞悉世情的眼睛和悲天悯人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陪都”浮世绘。这里没有非黑即白的英雄与汉奸，有的只是在生存与道德的钢丝上艰难行走的众生相。

我的阅读，并非独行。我十岁的儿子，也成了我的书友。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张恨水先生改编的《水浒新传》产生了浓厚兴趣。当他在该书的分享会上，大大方方地分享他的读书笔记，谈论他理解的梁山好汉的忠义与抗争时，我瞬间湿了眼眶。

那一刻，我看到的不仅是儿子的成长，更看到了文学跨越时空的传承力量。张恨水先生在抗战时期重写《水浒》，其用意正是借古喻今，凸现了他呼唤全民抗战的豪情与风骨。近一个世纪后，一个孩子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力量，这本身就是对张恨水作品价值最有力的证明。

作为一名跆拳道教练，我深知破势需要精准的发力点。为张恨水先生“破”刻板印象之“势”，其发力点就在于回归文本，直面其作品的丰富性与时代性。从武道到文学，我领悟到一种奇妙的呼应：跆拳道讲究刚柔并济，而张恨水的文字，何尝不是如此？他有描写儿女情长的柔，更有书写家国天下、时代风云的刚。

是时候让我们抛开旧有的标签，重新打开张恨水了。您会发现，他笔下的世界，远不止一场“啼笑因缘”。那里面有巴山夜雨的清冷，有陪都浮世的迷醉，更有穿越时空、依然滚烫的风骨与悲悯。



“绿”在前方 汤青 摄

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在出乎期望的时刻。

结尾总令人黯然神伤，因为再也没有路可走，因为走到了尽头。

生到了尽头，该是什么？

在巴黎，他们把墓园修建成静谧的园林，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绿树成荫，蜿蜒曲折的道路纵横交错，樱桃树，枫树，栗子树，七叶树，垂柳，核桃树星罗棋布，蔷薇沿着石碑静静地开放，蒲公英鼓胀着圆碌碌的花球耐心地等风，小小的雏菊独自美丽……墓穴毗邻而居，每一块石碑都像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像尘世里的朋友，仿佛一打开门就能聊上几句，墓碑或古朴或华丽，精致的雕花与亚克力彩色玻璃皆沉默不语，你可以安心地坐上一整天，墓地更像是一个超越了时空，模糊了时间的地方，青草柔软而细密，苔藓是微型的绿色森林，蜗牛爬过来的地方，蝴蝶飞了过去，你想要的宁静，超脱，自然，在这里无与伦比，你一边坐一边想自己，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你在执着什么，忙碌什么，忙碌似乎是一种罪过，你用忙碌逃避了什么，什么就会在此刻袭来，那些草，那些花儿，那些植物，那些静穆的事物替我们活着，替我们看守着生与死，在第20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圣心大教堂旁的蒙马特公墓，在14区的蒙帕纳斯公墓，名流贵人也好，寂寂无闻也好，终于都在诗意与平静中抵达了尽头。

恋人们在林荫小路上小小说说着什么，孩子们在草地上安静地吃着野餐，拉着狗散步的人走走停停，五湖四海的游客拿着地图比比画画，偶有小狐狸在树丛中探出脑袋，这巨大的静寂之中处处是生的沸腾，生与死挨得如此近。

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距离让人如此安心。

看看天可以有多蓝，树可以有多绿，还有多少我们仍未知晓的遥远，站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路连着路，树挨着树，莽莽苍苍，四顾无声，你看见了什么，又有什么正望着你，这孤绝之中绝世的风光为谁铺陈，又如何直叙，这一生在跌跌撞撞中冲向了哪里，又在哪里一声不响地窜了出去，又有什么一头撞进尾声，尾声是谁的尾声，开始又是谁的开始，你站在那里，不言一语，却千头万绪。

是的，高大的七叶树早已深谙此道，风一吹，它哗啦啦地应着，浪漫到了极致。

远处是埃菲尔铁塔，再远一些是灰色的屋顶，鸽子扑棱棱飞过去，高高低低的烟囱，每一根灰黑色的烟囱下面，都有一扇斜屋顶天窗，向着天空的方向，好像随时准备着打开它。

该怎样形容巴黎呢？

诗人冯至在十四行诗中用了这样的句子：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 过去的悲欢突然在眼前 /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冯先生不是在说巴黎。

可这充满了空间感的诗句就是我想起巴黎时内心涌动的悲欢。

那些在文字中反复读过的人和事，都出现在眼前——你看见了玛格丽特走过花店，一束新鲜的茶花散发着香气，她拐进七月王朝的浓雾里，你看见历史，文学，战争，革命，满城的古建筑和雕塑，你在勇敢，自由，无拘无束、洒脱自在的空气中遇见重重叠叠的过去……

我愿意继续列举下去，挑出更多更美好的词汇，但是我不能停下去，塞纳河静静地流淌着，巴黎在夕光中浮现出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她灵魂里的神秘。

后来我几次去卢浮宫都没能走进那挂着微笑的房间，人是真多，密密麻麻的头上面顶着各色头发，倘若别处尚能容人有立锥之地，在这里，半锥都略显奢侈，一只脚探过去，脚尖自己懂得转弯，人永远都是那么多，你说不出早上的多和下午的多有什么分别，流水似的看客，不停多，一直多下去，神龙似的，看不见龙头也不见龙尾，龙真是顶了了不起的，源源不断的人续上龙身，游下去。只是不知道蒙娜丽莎笑累了没，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仍喜欢她笑，她对着所有的人无差别地笑，她的笑，像是缝补了这个布满裂痕的世界。

人们在她的微笑中沉浮，翻转，迷恋下去。

无论我如何——道来，都说不尽这种迷恋，她的古老里装满影像，她的流动里彰显着时尚，她的背影散发着优雅，她低矮的石柱、门廊被文学和艺术托举得更高，她飘落的梧桐叶更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盛宴。每一个远赴巴黎的人，都迷恋这种想象，都在想象中修复她，铸造她，侵染她，渐渐地，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巴黎，当走在巴黎的街巷，你又无比真实地触摸到这种边界，塞纳河仍是那样的流淌，当你从桥上穿过去，听着身边的人们说起叽里呱啦的陌生语言，你从那语气中判断出他们的巴黎，你终会发现，巴黎远比你想象的更为沸腾炫目，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静谧朴素。

是哪一个巴黎？

是那古旧的街道，是那孤独的教堂，是绿荫覆盖的街心公园，还是人烟稀少的十字路口？更别说那些个枝繁叶茂的普罗旺斯朴树，七叶树，悬铃木，洁白的窗，极尽奢华的凡尔赛宫，你会在那古老中迷路，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你走着走着，就找到了孚日广场六号，黑色的大门洞开，仿佛是迷宫的出口，雨果不在那儿了，可巴黎圣母院依然在，一场又一场大火一次次摧毁她，卢梭在1776年2月24日悄悄地想把忏悔录藏进主祭坛中，这是一个启蒙运动把理性的光辉洒向人类的巨人。可他在那儿，又瘦又小，满脸愁容，革命的冲击一次又一次把巴黎置于漩涡之中，巴黎的古旧中包含着力量，你还能找到巴士底监狱，战神广场，共和国广场，青铜塑造的女神手持橄榄枝，橄榄枝下的街区坐满了喝啤酒的游客。

朝圣者一定会去第六区，去圣日耳曼大街，在花神咖啡馆临街的露天茶座上抱着一杯总也喝不完的气泡水坐上半天，无论如何是看不到萨特和波伏娃了，可你仍能看到“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的餐牌，你望着眼前响晴的蓝天，头脑空空，只想到蓝，法兰西的蓝，路易大帝的蓝，拿破仑的蓝，圣瑟芬皇后的蓝，雨果的蓝，伏尔泰的蓝，卢梭的蓝，这样的蓝是自由的，这样的蓝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蓝才能让时间停下来，这样的蓝只适合坐在那里读一本小说——人生总

